

《阿Q正传》在国外

戈宝权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封面题字：周建人

《阿Q正传》在国外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6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3 插页 6

1981年9月北京第1版

1981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000

书号 10019·3194

定价 0.43 元

善哉，善哉！

我不瑞有昧地專著「何又正傳」請故德主寄到

羅維之、羅蘭老去了，他很寂寞，他說：「阿日傳是高祖
也是兩朝作品，史記稿是在讀第二次史第一次史受」當時這
可憐的人已形勢如逆風在泡像表」……（原文寄與
創造社）羅維之羅蘭先生說要你去坐他和他朋友們
办雜編，說也。我那时是求同友，名羅維，年亦近未
老格，便反替我們同附了光來，這是羅吉許的感謝信的
幾行也，是敬信」，並錄一海外知友

此外¹⁰言不朽的得人。今事是他於十五歲平心記

附友¹多²此其各國各科關於他的論文、傳記、函件、成

崇善，或名倫也。知道。但是你們度印地求你，把中國

有關於雅曼雅蘭的(口報、報紙、傳板……)等類或也亦

反對也。這樁事情，我身兼，並求你細心與朋友們精研。

人数为五，折反变为五友，值五雅，尚对于中国的认识。

恍惚似祖国低体面
須有這一點表示
……請忍痛撿起

五部國史

敬陳漁日誌圖景
1921
1
24

瑞士牛奶公司通江廠

2. *Confucius* 2nd ed. 1968

Guelloni Faà

Klausuren

Don't

Miss King-yu-yu

50 mads chimarrón (5c just)

July 1712 August

2000

Lyons - France

Via Siberia

Moons and Love

中國北京大學轉交

鲁迅先生

Professora Università de Tokio

P. Ki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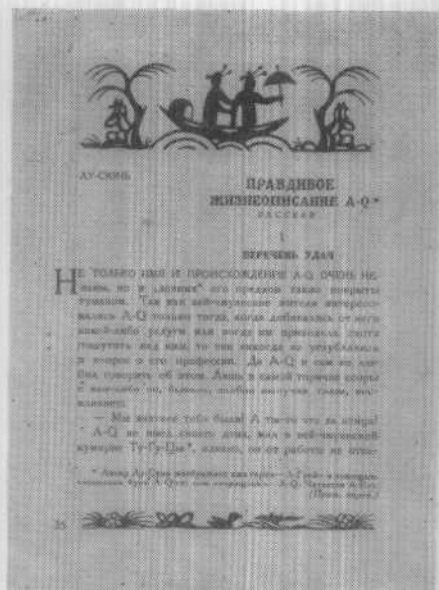
China

上：敬隱漁在 1926 年 1 月 24

日写给鲁迅的信

下：敬隱漁寄給魯迅的信的信

封



左上：王希礼俄译《阿Q正传》的封面

右上：科金俄译《阿Q正传》的正文第一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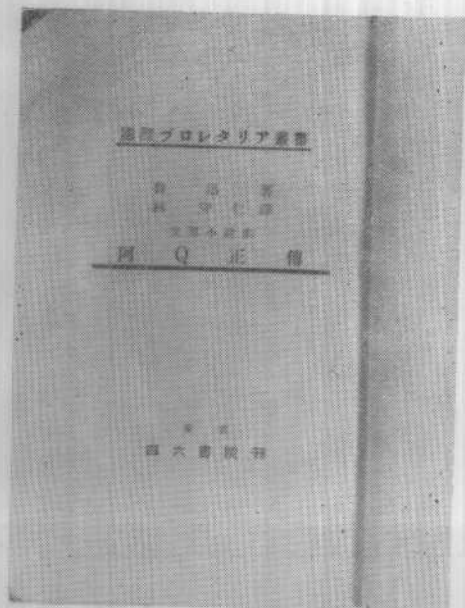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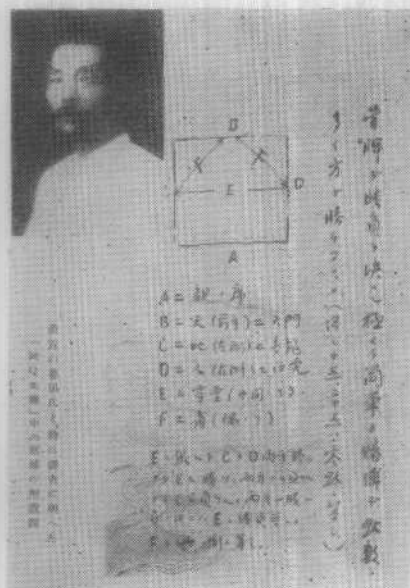
右下：王希礼在1925年7月4日写给鲁迅的信

鲁迅先生

你的像、序文和相片，已经由友人
曹靖华转给我了，我记着很真诚的谢意。
谢谢你！

你惠果和序文，都已译就，和着相片
兴阿Q正传正传，付邮寄到莫斯科去，待印
各出版之际，寄送一本译本。
我前儿想又到北平去，那时一定设法弄到
现在志上的一张照片，请收下去为纪念。
别的难以再谈吧！
祝你平安！

王希礼上



左上：魯迅为井上红梅画的賭博解説図

右上：林守仁(山上正义)日译
《阿Q正傳》の封面

左下：林守仁(山上正义)日译
《阿Q正傳》の里封面

五、六、七

下：鲁迅为日译《阿 Q 正传》写的注释手稿

[illegible]



鲁迅《阿Q正传》的部分外文译本

自左至右：瓦莱特-埃梅里的法文译本，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英文译本，罗果夫的俄文译本，松枝茂夫的日文译本，约安娜与米哈伊·拉列亚的罗马尼亚文译本

目 次

谈《阿 Q 正传》的世界意义·····	1
谈《阿 Q 正传》的英文译本·····	18
谈《阿 Q 正传》的法文译本·····	30
谈《阿 Q 正传》的俄文译本·····	44
谈《阿 Q 正传》的日文译本·····	57
谈《阿 Q 正传》的世界语译本·····	77
谈鲁迅生前《阿 Q 正传》有无德文译本·····	83
后 记·····	87

谈《阿Q正传》的世界意义

“这个短篇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为一家报纸的‘开心话’栏所写。其后竟然出乎意料地被列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。”

——鲁迅致《阿Q正传》日文译者山上正义的信
(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)

“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杰作。……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”

——罗曼·罗兰对《阿Q正传》的评语

“《阿Q正传》是一篇好小说，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，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。”

——毛泽东：《论十大关系》
(一九五六年)

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，是我国伟大作家鲁迅的百年诞辰；同年十二月四日又是他的著名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发表的六十周年。这两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都同在一年里，而且相距很近，这虽然是个偶合，但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事。

在《阿Q正传》发表之后的六十年当中，这篇小说陆续不断地被翻译成各国文字，受到全世界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和作家

们的高度评价。它被搬上外国舞台，甚至在某些重要的外国百科全书和辞书中，都可以查到《阿Q正传》的条目和“阿Q”的名字。“阿Q”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著名的典型人物了。正因为这样，《阿Q正传》这部小说不仅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，同时也使鲁迅获得了世界的地位与国际的声誉！

一

《阿Q正传》这部小说，最初是用“巴人”的笔名，分章发表在北京《晨报副刊》的“开心话”、“新文艺”和“文艺”栏里，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起，直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为止，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，一共登了九期。到了一九二三年八月才收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呐喊》里面。

鲁迅在《〈阿Q正传〉的成因》(1926)①一文里，这样讲到他的写作这篇小说的经过：

“那时我住在(北京)西城边，知道鲁迅就是我的，大概只有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社里的人们罢；孙伏园②也是一个。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。不知是谁的主意，忽然要添一栏称为‘开心话’的了，每周一次。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。

“阿Q的影像，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，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。经这一提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晚上便写了一点，就是第一章：序。因为要切‘开心话’这题目，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，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。署名是‘巴人’，取‘下里巴人’③，并不高雅

① 见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《华盖集续编》。

② 孙伏园(1894—1966)，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，从北京大学毕业后，先后任《晨报副刊》和《京报副刊》编辑。

③ 《下里巴人》是我国古代楚国的民歌，指普通人民所理解的作品，以区别于高雅的《阳春白雪》而言。

的意思。……

“第一章登出之后，便‘苦’字临头了，每七天必须做一篇。……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，但已经笑嘻嘻，善于催稿了。每星期来一回，一有机会，就是：‘先生，《阿Q正传》……。明天要付排了。’于是只得做，……

“《阿Q正传》大约做了两个月，我实在很想收束了，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，似乎伏园不赞成，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，他会来抗议，所以将“大团圆”①藏在心里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。到最末的一章，伏园倘在，也许会压下，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罢。但是‘会逢其适’，他回去了，代庖的是何作霖君②，于阿Q素无爱憎，我便将“大团圆”送去，他便登出来。待到伏园回京，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。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，如何笑嘻嘻，也无法再说‘先生，《阿Q正传》……。’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，可以另干别的去。”

《阿Q正传》是那样一部吸引人的小说，鲁迅用为阿Q“立传”的幽默的笔法，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乡浙江省某处叫做未庄的农村去。“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，连他先前的‘行状’也渺茫。”“阿Q没有家，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；也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。”他在当地的地主赵太爷等人家干过活。他赌过钱，赌的钱被人家抢走了。他同王胡和小D等人都打过架，每打必败，但他用一种自我陶醉的“精神胜利法”来安慰自己。他心里想：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……。”他妄想向赵太爷的女仆吴妈求爱，结果遭了一顿毒打，被赶出大门。阿Q还进过一次县城，颇有过一段“中兴”的历史。当辛亥革命(1911)的风暴波及到未庄时，阿Q也准备参加“造反”，但他对于革命只有模糊的概念，以为抢家劫富就是革命。当革命失败时，赵太爷、假洋鬼子之流

① “大团圆”是《阿Q正传》最后一章即第九章的題目。

② 何作霖，北京大学毕业生，时任《晨报》编辑。

的封建地主绅士重新恢复了原来的社会地位，而且竟然加入了所谓“自由党”。他们是不准阿Q革命的，在赵太爷家遭抢之后，阿Q就被陷害和抓进城去，成了革命的替罪羊，最后被枪毙了。

阿Q虽然被枪毙了，但阿Q并没有死；阿Q的形象和所谓“阿Q相”或“阿Q气质”也并没有就此消失。因为不仅在中国，甚至在世界各国都可以找到类似阿Q形象的农民，更可以找到类似阿Q命运的事例。用鲁迅的话来说，他是想“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”^①。鲁迅在写作时，还经常这样想：

“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，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。据我的意思，中国倘不革命，阿Q便不做，既然革命，就会做的。我的阿Q的命运，也只能如此，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。民国元年^②已经过去，无可追踪了，但此后倘再有改革，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。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，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，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，而是其后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。”

二

不用说，《阿Q正传》发表之后，立即引起国内文艺界人士和读者的注意。如我国著名作家沈雁冰（茅盾）就最先写道：“《阿Q正传》给读者以难于磨灭的印象。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‘阿Q’这两个字。”^③但这篇小说也引起了某些神经过敏的人的恐惧与不安，以为其中揭发了他们的阴私和骂到他们的头上了，鲁迅在写给日文译者山上正义的信中就说过：“作者因此而大受少爷派、阿Q派的憎恶等。”我国的文

① 见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》中的《俄文译本〈阿Q正传〉序》。

② 指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。

③ 见一九二三年十月《文学》旬刊所载的雁冰文《读〈呐喊〉》。

学史家西谛(郑振铎)也早就预言:“《阿Q正传》确是《呐喊》中最出色之作。……《阿Q正传》在中国近来文坛上的地位却是无比的;将来恐也将成世界最熟知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了^①”。事实上也确是如此,它立即传遍世界,而且得到各国作家们的高度评价。远在鲁迅生前,《阿Q正传》就已经被译为英、法、俄、日、德、世界语、捷克等种文字,而且译者都得到过鲁迅的亲自帮助。

多年来,也许因为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为俄文译者瓦西里耶夫(В. А. Васильев, 中名王希礼)写过序文,因此大家都以为俄译本是最早的译本,甚至某些苏联学者也是这样说的。根据我多年的研究,最早的译本,应该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出身的中国华侨梁社乾(George Kin Leung)的英译本。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就和鲁迅通信,并请鲁迅审阅过他的译文。这个译本名为“The True Story of Ah Q”,于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,此后在一九二七、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三年都曾再版过。鲁迅很谦虚,他说:“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,但我不懂英文,不能说什么^②”。其实他还是很懂英文,否则他不可能指出译文中的两处可以商榷的误译。

就在同一年,在法国里昂学习的四川留学生敬隐渔(J. -B. Kyn Yn Yu)又把《阿Q正传》译为法文,寄请居住在瑞士日内瓦湖畔新村的罗曼·罗兰审阅。罗曼·罗兰在审阅之后给予了《阿Q正传》以很高的评价,并介绍给《欧罗巴》杂志发表。鲁迅曾说:“法文的(《阿Q正传》)登在八月份的《欧罗巴》上,还止三分之一。^③”其实是登在当年的五、六月出版的两期上,每期各发表了一半,题名为“La Vie de Ah Qui”。多年来,我们都听说罗曼·

① 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《文学周报》第二五一期所载的西谛文《呐喊》。

②、③ 俱见鲁迅写的《〈阿Q正传〉的成因》。